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 时间与自由意志

〔法〕柏格森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 时间与自由意志

[法] 柏格森 著

吴士栋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与自由意志/(法)柏格森著;吴士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636-5

I. ①时… II. ①柏… ②吴… III. ①生命哲学—  
研究②人本心理学—研究 IV. ①B083②B84-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961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时间与自由意志

〔法〕柏格森 著

吴士栋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636-5

---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26.00元



Henri Bergson

**TIME AND FREE WILL**

本书法文原名为《论意识的直接材料》(*Essai sur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是1913年朴格生(F. L. Pogson)英译本的书名,现用的书名根据英译。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势的那种概念法与抽象法。在他看来,实体不是通过脑子的复杂构思所能达到的;在直接的经验里,实体显得是不息的川流,是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只有直觉以及同情的内省才可掌握它。我们的种种概念把实体这不断的川流分裂为许多外于彼此的片段;这些概念在多方面促进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发展,主要有利于种种实践目的。但是关于实体怎样变化与发展,这些概念对我们没有任何启示。相反地,它们以一种人为的复制品,以一堆无生气的碎片代替实体,从而产生理性派哲学所始终无法摆脱的,并根据这派哲学的前提就无法解决的种种困难。柏格森教授没有企图按照理性派的方式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相反地,他号召他的读者把实体的这些碎片丢在一边,而把他们自己浸沉到事物的不息川流里去,并让这川流的不可抵挡的波涛把他们的种种困难一起冲走。

柏格森教授在这本书里首先讨论意识状态的强度。他指出数量上的差异只适用于有大小的东西,就是说,在最后的分析里,只适用于空间;他又指出强度自身完全是质量性的。在讨论个别意识状态之后,他研究它们所构成的众多体;他发现众多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数量性的,或无连续性的,它意味着人们对于空间有了直觉;一种是意识所构成的,而它完全是质量性的。这个在开展着的众多体就是绵延;绵延是先后无别的陆续出现,是一堆因素的互相渗透,而这些因素是那样地各式各样,以致过去的状态无法重新出现。他指出纯一性的、可被测量的时间是人为的一个概念,这概念的构成乃是由于空间这个观念侵犯到纯绵延的领域里。其实,柏格森教授的整个哲学围绕着他对于真实的、具体的绵延的看法和对于有关绵延的特殊感觉之看法。我们的意识在摆脱习惯与传

统后而回到它自己的天然态度时就可以得到这种感觉。人们把时间跟绵延混在一起,数学与物理学,甚至语言与常识都以抽象的时间代替这具体的绵延;而他认为这种混淆是哲学上大多数错误的根源。他把这些结果应用在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从而指出:这里所以遇到种种困难乃是由于人们把动作完成之后的情况作为研究的对象,又由于人们使用概念方法。他指出,从那发展着的、活生生的自我看来,这些困难是虚幻不实的。我们虽然不能用抽象的或概念式的字眼为自由下一个定义,他宣称在我们根据观察而建立的种种事实中,自由是最清楚的一种。

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个哲学体系无疑会引起误解。但我得到柏格森教授的同意,把一句格言印在译本的书头<sup>①</sup>。也许他的哲学的精神有一部分可通过这句格言表达出来:“如果有人问大自然,问它为什么要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又如果它愿意听并愿意回答的话,则它一定会说:‘不要问我;静观万象,体会一切,正如我现在不愿开口并一向不惯于开口一样。’”

1910年6月 F.L. 朴格生于牛津。

<sup>①</sup> 格言出自普罗太纳斯(Plotinus),这次未将希腊原文印出。——译者





## 作者序言

我们必得用文字表达自己，通常并用有关空间的字眼进行思想。这就是说，语言要求我们在我们的观念之间，如同在物质对象之间一样，树立种种同样明晰而准确的区别，产生同样的无连续性。这样把思想同化为物体，在实际生活中是有用处的，而且在大多数科学里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来问：我们把不占空间的现象并排地列在空间，这是不是使得某些哲学问题有了种种无法解决的困难呢？又问：我们围绕一些拙笨象征进行争辩，是否把这些象征取消之后这场混战就可结束呢？把不占空间的东西非法地变为占空间的东西，把质量非法地变为数量，这使问题的核心里发生矛盾；既然这样，矛盾当然会在答案内重新出现。

我所想研究的是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它是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共同问题。我企图证明的是：在主张决定论者和反对决定论者之间的一切讨论都表示他们曾事先把绵延跟广度，陆续出现跟同时发生，质量跟数量，混淆在一起。一旦把这番混淆去掉，则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自由意志所提出的反驳和所下的定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意志这个问题的自身，都会随着消失。使这一点得到证明，是本书第三章的目的；头两章讨论强度、绵延这些





观念,是作为第三章的引论而写出的。

H. 柏格森

1888年2月





# 目 录

英译者序言·····	1
作者序言·····	1
第一章 心理状态的强度·····	1

数量差异适用于大小而不适用于强度 § 1—3; 企图用客观原因或原子运动以估计强度 § 4—5; 各种不同强度 § 6; 根深的心理状态: 愿望、希望、欢乐、悲愁 § 7—8; 审美感: 优美, 美, 音乐, 诗歌, 艺术 § 9—11; 道德的情感, 怜悯 § 12; 意识状态涉及物理朕兆 § 13; 肌肉努力 § 14—17; 注意力与肌肉紧张 § 18; 强烈情绪: 愤怒、恐惧 § 19—21; 情感性感觉: 快乐与痛苦, 厌恶 § 22—27; 表象性感觉: 与外因, 音觉, 强度, 音调, 肌肉努力, 冷觉热觉, 压力感觉与重量感觉, 光觉, 测光实验, 德尔波夫的实验 § 28—40; 心理物理学: 威伯尔与费赫涅, 德尔波夫, 把感觉当作大小的这个错误 § 41—48; 表象性状态与情感性状态的强度, 强度与众多性 § 49。

第二章 意识状态的众多性 关于绵延的观念·····	55
---------------------------	----

数目及其单位, 数目与相伴随的空间直觉 § 50—55; 两种众多体, 物质东西与意识状态, 物质的不可入性, 纯一的时间与纯绵延 § 56—59; 空间及其内容, 经验派的空间学说, 对于空虚纯一媒介的直觉为人类所独有, 时间作为可还原为空间的





纯一媒介 § 60—63; 绵延、陆续出现、空间, 纯绵延 § 64—66; 绵延可测量吗? § 67—68; 运动可测量吗? § 69; 伊里亚派的悖论 § 70; 绵延与同时发生 § 71; 速度与同时发生 § 72—73; 唯有空间是纯一的, 绵延与陆续出现则属于有意识的心灵 § 74; 两种众多性, 性质式的与数量式的, 表层心理状态具有其外因的无连续性, 在这些状态被去掉后真正绵延被感觉为一种性质 § 75—78; 自我的两方面, 表层意识状态轮廓清楚, 深层意识状态互相渗透并构成一整体, 语言对于感觉的凝固化影响, 分析歪曲情感, 深层意识状态是我们自己的构成部分 § 79—83; 只有借助于具体的、活生生的自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 84。

第三章 意识状态的组织 自由意志…………… 105

动力论与机械论 § 85—86; 两种决定论 § 87; 物理决定论: 物质分子论, 能量守恒律, 若守恒律普遍有效则生理的与神经的现象是必然受决定的, 但意识状态也许不然, 可是守恒律果真普遍有效吗? 这律未必适用于生物与意识状态, 普遍有效这观念来自对于具体绵延与抽象时间之混淆 § 88—94; 心理决定论: 它假定联想论派的心灵观, 这又涉及对于自我的错误看法 § 95—103; 自由动作: 自由作为基本自我的表现 § 104—106; 真正绵延与偶然性: 已做好动作能是另外一样吗? 做出决定过程的几何图形, 这图形使决定论者与自由论者所陷入的错误 § 107—114; 真正绵延与预知未来: 保罗预知彼得动作的条件是(一)保罗即是彼得与(二)保罗已经知道彼得的最后动作, 所涉及的三种错误, 天文预测依靠运动的想象加速, 绵延无法这样加速 § 115—123; 真正绵延与因果关系: “前件同则后件同”的定律, 因果关系作为陆续出现,





因果关系作为预存而预存有两种,(一)数学式的预存,意味着没有绵延,可是我们持续下去,因而可能是自由的,(二)预先设想式的预存,设想一种经过努力而得以实现的未来动作,并不涉及决定论,决定论来自对于这两种意义之混淆,自由是实有的却是不可被界说的 § 124—138。

结论..... 166

自我的种种状态是通过从外界借来的种种形式而被知觉的 § 139—140;强度作为性质 § 141—142;绵延作为性质式的众多性 § 143—144;外界没有绵延 § 145;必得把广度与绵延分开 § 146—149;唯有基本自我是自由的 § 150;康德错误认为时间为纯一的,所以他把自由的自我放在时空二者之外 § 151—153;绵延是多样性的,心理状态对于动作的关系是独特无二的,动作是自由的 § 154—157。





# 第一章 心理状态的强度

## § 1. 意识状态能有数量上的差异吗？

人们通常承认意识状态、感觉、感情、热情、努力等能够有增有减；我们甚至还听说过，一个感觉可比同类的另一感觉强二、三、四倍。后

面这个论点是心理物理学家所主张的，以后将加以讨论。但是，说一个感觉比另一感觉强，说一种努力比另一种努力大，因而主张在纯内心状态之间有数量上的差异，则甚至对于反对心理物理学的人们说来，也看不出什么坏处。并且常识在这一点上毫不迟疑地宣布判决。人们说他们感觉很热或不大热，很悲伤或不大悲伤，而这种对于多少的分别即使应用于主观的事实上和不占空间的对象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不清楚的地方，牵涉到一个比平常所假定的重要得多的问题。

## § 2. 这样的差异适用于大小而不适用于强度。

说一个数目比另一数目大些，或说一件东西比另一件大些，我们很清楚我们指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所指的是两个不等的空间（这点容后再细述），而我们把容得下另一

空间的那个空间称为较大。可是一个强度较大的感觉有什么法子容下一个强度较小的感觉呢？难道说，较强的感觉在意义上包含较弱的感觉吗？难道说，只有在事先经过同一感觉各较弱阶段的





条件下,我们才能达到较强的感觉吗?难道说,这里所涉及的也是容者和被容者的关系吗?强度有大小,这确实好像是常识的看法;但是如果把这种看法当作一种哲学解释而提出来,则我们就不免要陷入循环论证的泥坑。因为毫无疑问,在数目的自然级数中,后来的数目超过以前的数目。但是数目所以能被排成一个由小而大的次序,正是由于数目之间彼此发生容者和被容者的关系,因而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准确地解释,一个数目是在什么意义上大于另一数目。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怎样能够把那些彼此不能重叠的强度构成一个这样的级数,又在于我们凭什么标志来判断这个级数中的各项目是(比方说)由小而大,而不是由大而小。但这样就总会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可把强度当作大小看待呢?

§ 3. 在广度性大小和强度性大小这两种数量之间,有人认为有区别。

人们通常辨别两种数量:一种是广度性的和可测量的;一种是强度性的和不可测量的。但人们又认为对于第二种数量可以谈论其强度上的大小。这种做法只是逃避困难而已。

因为这两种数量既然都被称为大小,又被认为同样地可增可减,人们就从而承认二者之间有些共同的地方。但从大小这个角度来看,在广度性的和强度性的之间,在占空间的和不占空间的之间,能够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倘若我们在广度性的、可测量的事物方面,把容者称为较大,被容者称为较小,那么当没有容者与被容者的时候,为什么还说什么数量与大小呢?倘若数量可增可减,倘若我们在数量中看见(比方说)少的在多的之内,那么这样的数量岂不是正由于这个缘故才成为可分的,因而成为占空间的吗?岂不是我们一谈起非广度性的数量,就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对于把





纯粹强度当作大小,当作一种好像占空间的东西,常识的看法同哲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不仅使用相同的字眼,而且不管我们想起较大的强度或想起较大的广度,我们在两种情况下所得到的印象是类似的;“多些”、“少些”这些字眼在两种情况下都引起相同的观念。如果我们要问这个观念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在意识中所得到的仍是一个有关容者和被容者的影像。我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把一种在强度上较大的努力想象为(比方说)一卷较长的线,或一根在放松时会占较多空间的发条。在强度这个观念里,甚至在用以表达强广的字眼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影像,它有关一种起先收缩而后来开展的东西;会发现一种影像,它有关某种在实际上占有空间的东西,并且有关(若可这样说的话)一种被压缩了的的空间。这种种使得我们相信,我们在把强度性的东西翻译为广度性的东西;使得我们相信,我们对于两种广度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模糊的直觉,并且使用这直觉来比较两种强度,或者至少使用这直觉来把这番比较表达出来。可是难于确定的恰恰是这种心理过程的性质。

§ 4. 人们企图用客观原因来辨别强度;但我们虽不知道原因的大小或性质,也可辨别强度。

我们一旦从这方面设想就会即刻得到一个解决办法。感觉,或自我的任何状态,是一些客观的(因而可测量的)原因所引起的;解决办法在于用客观原因的多少与大小来界定感觉的强度。较强的光觉无疑地是较多的光源产生的,

或无疑地可以这样被产生,假定光源彼此相同又离眼睛一样远近的话。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判断效果的强度时并不知道原因的性质,更不知道原因的大小。反之,我们往往根据效果的强度才提出一些假设,来说明原因的多少和性质;从而来改正我们





感觉的判断,因为感觉起先把原因看得无关紧要。自我事先有过这样一个状态:在感觉到效果的同时,它知道了原因的整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判断强度时是把自我的实有状态跟这种事先状态加以比较,则我们是在进行无谓的争辩。我们的进行过程很多时候无疑地是这样的;但照这样讲并不能说明根深的心理现象在强度上的差异;我们在这些现象之间看出这些差异,而这些现象的原因在我们自身之内,而不在我们自身之外。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只注意到现象的主观方面,或者我们所认为产生现象的外因是不易被测量的,那么,我们在判断心理状态的强度时就从来不敢那样胆大。这样,我们显然知道,拔牙齿时受到的痛觉比拔头发时受到的强烈;艺术家毫无疑问地知道,大画家名作给他的愉快比店铺招牌给的强烈;为了肯定弄弯一块薄钢片比弄弯一根粗铁棍所费的力气要少些,我们毫不需要事先听过钢铁的内聚力。这样看来,我们对于两种强度进行比较,在普通情况下,一点儿也不需要知道原因有几个,原因有怎样的作用,或者原因的作用有多大的范围。

§ 5. 人们企图以原子运动来辨别强度;但呈现于意识中的乃是感觉而不是运动。

诚然,还可提出一种性质相同但较为微妙的假设。我们知道种种机械学说,尤其动力学说,要以物体最后构成单位的明确运动来解释物体在视觉上和触觉上的特性;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这样预料:我们总有一天会把种种性质(即我们的感觉)在强度上的差异还原为物体内部种种变化在广度上的差异。难道不能说,我们在明确知道这些学说之前已经对于这种看法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吗?难道不能说我们猜中了这点:较响亮的声音所以发生,乃是由于外界有了幅广较大的振动,而这些振动

